

## 【逆旅拾光】

## 接龙烤火

□李守亭

那天格外冷，我开车去接下晚自习的儿子。

“教室里冷吗？”我边开车边问儿子。

“有空调，很暖和，不用穿羽绒服呢！”儿子的脸上写满暖意。

大约十分钟车程，我们便回到温暖舒适的家里。我一边感叹如今的条件越来越好，一边不由得想起自己冬日上学时的情景。

时光回溯到45年前，我刚上乡村小学。感觉那时农村的冬天特别冷，冻手冻脚是常有的事。天寒地冻的日子，早上一进教室，感觉像进了冰窖。窗玻璃上结满霜花，形态各异，俨然一幅幅天然风景画。脸盆里的水结了冰，我试着用手指戳冰，随着清脆的“咔嚓”声，薄冰破碎，刺骨的凉意瞬间从指尖传来，迅即缩回手来。

一坐凳子，冰凉；一摸桌子，冰凉；一拿纸笔，还是冰凉。这可怎么听课学习呢？班主任王云香老师自有“妙计”——她指着教室角落里的那堆柴火，跟大家说：“马上生火！”话音刚落，几位同学争相跑过去抱柴火，堆到讲台与课桌之间的空地上，老师过来点着火，一时烟火升腾，融融暖意很快在教室里扩散开来……

木柴燃烧着，橘红的火苗调皮地跳跃着，我们冻得发红的小脸蛋儿，被火光映成熟透了的红苹果。灰白的烟气袅袅升腾，在没有天花板的“人”字形屋顶形成烟云，久久不肯散去。老师让我们按座次排队，轮流到前面烤火，每人也就短短二三十秒的时间，伸出冻得有点僵硬的双手，在火堆上方交替转动手心 and 手背，然后再烤烤两只脚，顿感暖意从手脚传遍全身，高兴地回到座位上开始写字算题。

有的同学多烤了一会儿，后面的就急着催促，甚至过去把其“赶走”。有的同学棉鞋里填有保暖用的棉絮或芦花，离火太近不慎点燃，一阵手忙脚乱地灭火。幸好老师在场，只是一场虚惊。老师并未责备他，而是叮嘱水火无情，务必小心。他偷偷做个鬼脸，一溜烟儿跑回自己的座位，身后留下淡淡的焦糊味儿。

柴火从何而来？都是我们带来的。一入冬，老师便发动大家上学和放学途中捡拾树枝、秸秆等可燃之物，拿到教室来。个别同学偷懒，直接从家中拿来交差，大多会被老师识破，之后便乖乖跟着大家四处拾柴了。你一捆，他一抱，教室后面的墙角很快便堆起了高高的“柴山”，也聚起了冬天的暖意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明白了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道理，体味了“自己动手，自力更生”的快乐。

岁月不居，时序流转，近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。每每忆起寒冬里那段在教室接龙烤火、抱团取暖的温馨时光，眼前就忍不住浮现出小伙伴们被火光映照的面庞。回味当年那弥漫身边的烟火气，还有氤氲其间的缕缕书香，心中仍暖意融融。这堆燃起的柴火，不仅给了我们温暖和力量，也点燃了我们的希望之火，照亮了我们的成长之路。

## 【念念亲情】

## 麦瓢里的暖意

□鲁安

我的姥姥是山东荣成人。我对姥姥具体而微的依赖与眷恋，始于一九八一年。那年，我初中毕业，从寿光老家考到省城的一所中专。入学不久，姥姥就来看我。学校条件简陋，七个男生挤在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平房。她没多说什么，只是用手摸了摸那泛着湿气的墙面，眉头微微蹙起。

没过几天，姥姥和她的好友张姥姥，推着自行车来了。车后架绑着一个用编织袋缝成的口袋。她们领着我，到省城山大路与经十路西南角的一个地方，装满了一口袋干燥的麦瓢。两位老人就地在路边穿针引线，把袋口仔细缝牢，然后一路小心推回我的宿舍。金黄蓬松的麦瓢垫子铺展在床板上，成了我那个冬天最暖和的“草褥子”。夜晚躺上去，身下沙沙作响，那股阳光与田野的气息包裹着我，驱散了所有的阴冷与想家的孤寂。

看我生活清苦，姥姥后来又给我送来一个沉甸甸的樟木箱，还有姥爷穿过的一件旧棉衣。那时只觉实用，后来才渐渐明白，那岂止是物件？那是一个家族朴素家风的传递，是长辈将所能给予的温暖，毫无保留地给予后辈。

姥姥的家，在省城山师东路6号院，是我在异乡最温暖的港湾。记得一个寻常的中午，我和表弟围坐在桌边，吃姥姥刚烙好的韭菜饼。饼皮焦黄，馅料碧绿，冒着热气。就着一碗熬出米油、暖意融融的小米粥。那滋味，是往后岁月里任何珍馐都无法复刻的幸福。

姥姥一生节俭，近乎苛待自己。在医院住院时，一张薄薄的餐巾纸，总要折上三四次，用到实在无法再承载水滴，才肯轻轻放下。可在我结婚时，她却颤巍巍地拿出一个厚厚的大红包，里面整整三万元。那沉甸甸的分量，让我瞬间湿了眼眶。她是把平日从牙缝里、从指缝间省下的每一分暖意，都凝聚成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祝福。

她的坚强，更令人敬畏。有一次腿被车轧伤，经历了四个小时的手术。回到病房，麻药过后该是怎样的剧痛？她却一声不吭。有亲友来探望，她总是先努力挤出一丝宽慰别人的笑意。同病房的陪护家属私下感叹：“这位老太太，骨头真硬。”

生命最后的几年，姥姥是在医院度过的。我时常去看她，带些软食或营养品。每次见面，她虚弱的问候总是循着固定的顺序：“你最近怎么样？爱人好吗？孩子好吗？”疼痛与衰弱困住了她的身体，却从未困住她那颗总是先关怀他人的心。

有段时间，她总念叨着想回家看看。姨和舅担心她的身体，一直没答应。她悄悄跟我说了，眼里有着孩子般的渴望。我“擅自”做主，用轮椅推她回了趟家。她让我推她到阳台，给那些花草浇水。一盆云松，有几簇枝叶已泛黄。她让我递过剪刀，端详片刻，然后——咔嚓，咔嚓。干脆，利落，毫不犹豫。黄叶应声而落，剩下的绿意顿时显得挺拔精神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她修剪的何止是花木？那是坦然面对生命本身的新陈代谢。她在教给我：敬畏生命，便要接纳其残缺，并要有勇气剪去枯败，让生之绿意，挺立得更坦然，更尊严。

姥姥性情内敛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对我，她多是“身教”，鲜有“言传”。但在我人生的许多关头，她总会无声地出现，用最实在的方式，为我铺下一块砖，撑起一把伞。我从她那里学到的，关于忠诚、关于坚韧、关于爱与付出，早已渗入我的血脉，成为我行走世间的底气。

如今，姥姥长眠于一片静谧的松柏之下，已整整八年。时光并未让记忆风化，反而使其愈加晶莹。我偶尔梦见她，梦境清晰如昨。我到陵园看她时，风过松涛，我总觉得，她又在我耳边轻声问起那“老三样”。

姥姥从未离开。她化作了那床麦瓢褥子永恒的暖意，化作了樟木箱里不散的幽芳，化作了韭菜饼上缭绕的烟火气，化作了剪刀落下时那声清脆的决断。她成了我心中一团不灭的、温和而明亮的篝火，在这纷繁的人世间，持续地给予我光明、温暖，以及面向生活的、无尽的勇气。

## 【私房记忆】

## 一瓮一瓮的冬天

□邢凯

老屋西墙根，青砖砌就的地窖藏着岁月的秘密，窖口盖着块厚实的柏木板。立冬后晴好的日子，祖母会用铁钩掀开木板，吱呀声里，地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：陈年薯干的甜，老坛酸水的酵香，混着泥土深处的清冽凉润。我跟着她身后，看她的蓝头巾没入幽暗窖口，仿佛被大地温柔拥入怀中。

霜降前收下的本地青皮白瓢小萝卜，洗净后挂在院竹架上晒三日。北风抽走水分，萝卜表皮敛出老人手背般的温柔皱褶，内里却依旧脆生生的。淡阳斜照，半透明的筋络如冻结的小溪，隐隐藏着未散的生气。

切萝卜的傍晚最是温馨。灶膛里豆秸燃着，火光在土墙上跳动。祖母坐在小板凳上，膝铺粗布，手起刀落，“哒、哒、哒”的声响平稳柔和，应和着窗外渐起的风声。我凑上去试切，切出的薄片厚薄不一，她便笑着打趣：“心里急，萝卜都知道。”昏黄灯光下，她鬓边的银簪微微发亮，每切完一根，便抬手理一理鬓发，动作轻柔如岁月流淌。

腌菜的陶瓮是祖母的陪嫁，肚大口小，内壁泛着幽暗光泽。铺一层萝卜，匀撒一层粗盐、花椒，如小雪飘落；铺至半瓮，再放上几片晒干的橘子皮，祖母说能“解寒气”。最后压上河滩捡来的温润卵石，仿佛大地缓缓闭上了眼睛，守护着即将酝酿的甘甜。封瓮前，她总会舀一勺新酿米酒淋在上面：“日光的暖、风的凉，都要藏进去。”红布盖瓮，麻绳捆牢，那瓮萝卜干便成了冬天里安睡的秘密。

入窖那日格外庄重。父亲用草绳捆紧陶瓮，缓缓放入地窖。窖壁青苔绒绒，在昏暗中泛着微光，瓮落窖底的闷响，在窖内转了几圈才慢慢散去。祖母扶着窖口往下望，白气缠绕在她的蓝布衫上，那一刻，她仿佛站在天地呼吸之间。

整个冬天，陶瓮在窖中静静蜕变。偶尔随祖母下窖取红薯，手电筒光扫过角落，总能看见红布上凝结的细小水珠。祖母从不准提前开瓮，只说：“到时候了，它会告诉你。”

开春前最冷的那天，红布终于被掀开。盐的咸、花椒的麻、米酒的甜，混着萝卜经冬后的清润，一股脑涌进鼻腔。取出的萝卜干呈半透明琥珀色，阳光下可见析出的盐霜，宛如冬日窗上的冰花。

离家多年，每到寒冬，那地窖总入我梦。去年带儿子回老屋，地窖仍在，柏木板一角已腐烂。我抚过缺口，似触到时间的肌理。儿子好奇张望，漆黑中一无所见：“爸爸，里面有什么？”“一瓮又一瓮的冬天，”我摸他的头，“还有你太祖母留下的无数个清晨。”

归途高铁上，儿子就着萝卜干喝白粥，吃得香甜无比。窗外冬日田野飞驰，几株顶雪的枯草掠过。“爸爸，太祖母为什么把萝卜埋在地下？”他忽然问。“地面风硬天冷，地下安静温暖，时间也走得慢，”我答道，“萝卜在里面慢慢变，就把风霜酿成了甜。”

他似懂非懂点头，夹起一片萝卜干对着光看。琥珀色的薄片经络清晰，如一张保存完好的地图。

如今都市阳台上，地铁轰鸣不息。但我总相信，这座城市的地底深处，一定也埋着许多这样的瓮。它们在混凝土下安静呼吸，酝酿着属于自己的冬天，只待某个时刻被轻轻掀开，便将一整个季节的沉淀与温柔，还给人间。